

歸國華僑精英傳叢書

富貴于我如浮雲



陳子谷 著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富贵于我如浮云

陈子谷 著 万 奕 整理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一二〇二工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69千字 8印张

版 次 199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平装书号 ISBN 7-80074-248-2/I·128

软精装书号 ISBN 7-80074-358-6/I·180

平装定价: 3.50元 软精装定价: 4.50元

陳子谷同志為中國人民的辭

政事業為祖國的富強奮鬥了一生
他做為一個華僑革命者為人

民所景仰

海王飛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陳子谷同志遺著出版

赤子丹心
忠誠革命

九十七歲張國基題



哀 歌

——敬献给傅家怀总理

你们高唱新的国歌，
你们低吟新的国歌；
无数明争，
无数暗斗，
无数艰难困苦，
结成了苦难的祖国
“如此多难”的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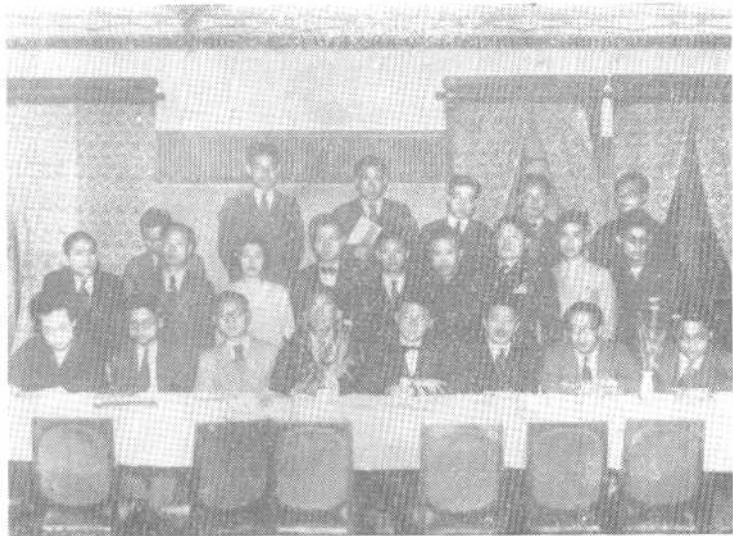
陈子谷手迹



青年时代的陈子谷



1934年夏，摄于日本千叶县房州海滨。左一为林基路，右一为陈子谷，右二为林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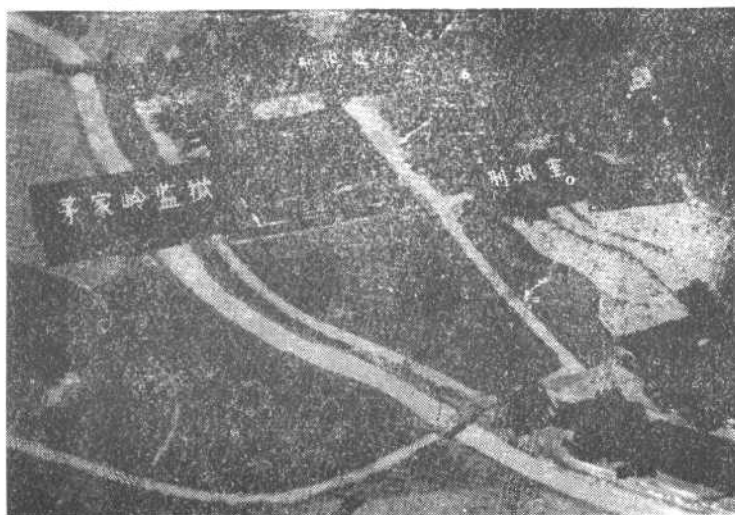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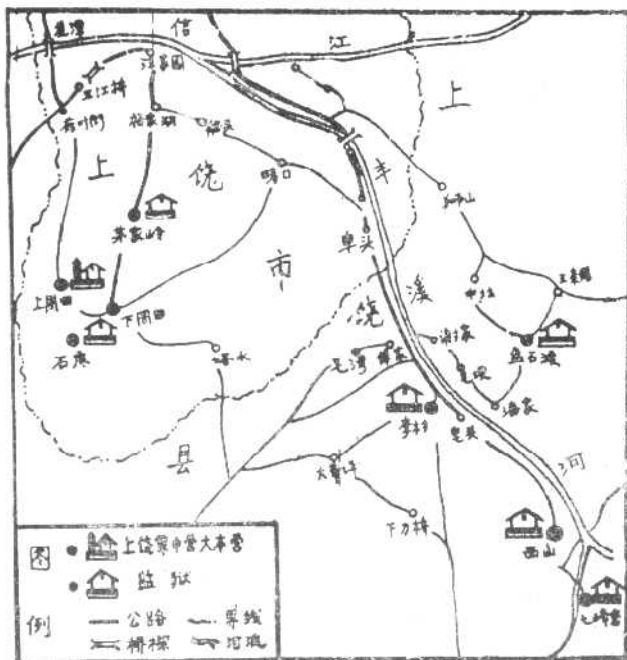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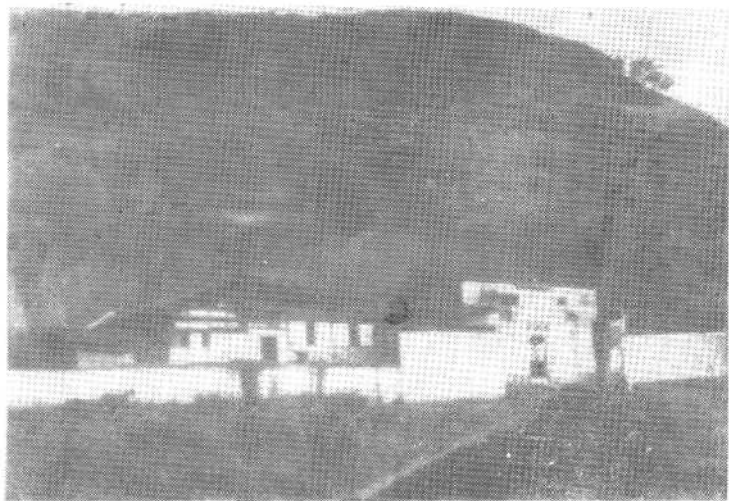
1935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左联”的活动。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子谷，第四人为林焕平。



1942年，陈子谷（右一）与叶钦和（右二）、黄迪菲一起寻找新四军，流浪近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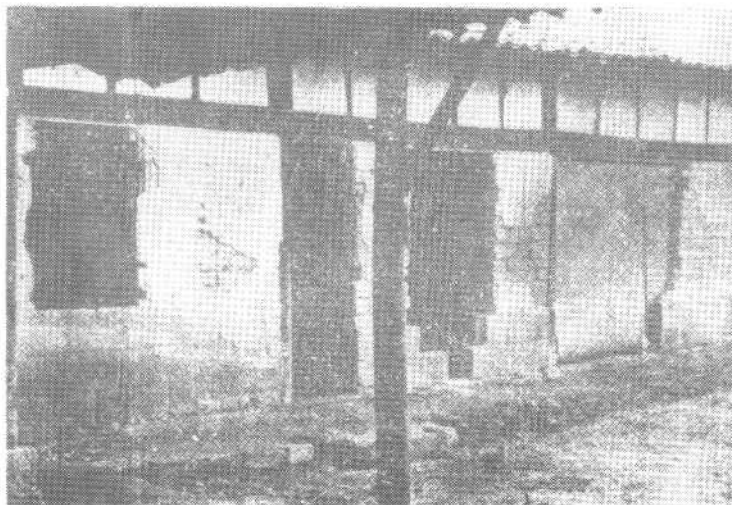
上图 上饶集中营监狱旧址分布图
下图 茅家岭监狱示意图





七峰岩监狱

1949年12月解放后摄



李村监狱叶挺将军囚室之一面

1949年12月解放后摄

前 言

《富贵于我如浮云》是陈子谷同志的自传体记实文集，是一个爱国归侨、新四军老战士、共产党员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他以毕生心血交给党和人民的试卷。

书中记叙了陈子谷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在坎坷境遇中的顽强斗争，为革命出生入死，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情操。正象他19岁时写下的诗句：“他的事迹是一幅雄伟的图画，他一生的行为就是一首悲壮的史诗。”

陈子谷不忘在许多篇章中突出那些和他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烈士和战友们的英雄形象，也可以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共同谱写了这部高亢的乐曲。

他的遗稿中没有提到自己在解放后的辛勤劳动和被错划右派后所遭受的磨难，因此，特请郭树新、臧胜远、杨遵仪等同志补写。

本书书名“富贵于我如浮云”，是1940年叶挺将军对陈子谷的赞语。全书约15万字，除署名者外，其余篇章都是根据陈子谷的遗稿整理的。

《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出版，得到有关领导和陈子谷生前好友、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叶飞副委员长、全国侨联张国基

名誉主席为本书题词，赖少其同志题写书名，港澳及侨界知名人士庄世平先生和地质矿产部提供出版赞助，刘贯一、陈辛仁、王阊西、沙地、林琮、邵宇、丁公量、林焕平、黄迪菲、李维贤、关太平、蔡水泉、王于耕、季音、王传洪、邱苏达等同志也都为该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出版，了却了陈子谷同志的夙愿。但他不过是革命阵营中的普通一兵，论事阅人难免有其局限，还望读者指正。

万 奕

1990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一、童 年	万 奕 (1)
-------------	-----------

二、在东京参加左联	(8)
-----------------	-------

三、投身两广革命斗争	(34)
------------------	--------

四、到延安	(46)
-------------	--------

五、在新四军中成长	(57)
-----------------	--------

六、去泰国募捐	(73)
---------------	--------

七、皖南事变目击记	(85)
-----------------	--------

八、洞中七个月 ——上饶集中营之一	(100)
----------------------------	---------

九、叶挺将军 ——上饶集中营之二	(108)
---------------------------	---------

十、英雄血 ——上饶集中营之三	(120)
--------------------------	---------

十一、“特别训练班” ——上饶集中营之四	(135)
-------------------------------	---------

十二、茅家岭狱中暴动	
------------	--

——上饶集中营之五	(149)
十三、到武夷山	(166)
十四、流浪	(177)
十五、苏州监狱的绝食斗争	(190)
十六、莱芜战役前敌营探险	(201)
十七、不屈不挠舍己为公的革命战士	
——怀念陈子谷同志	
..... 陈辛仁 林 林 王闾西	(213)
十八、陈子谷同志在北京地质学院	
..... 臧胜远 杨遵仪	(220)
十九、深切的怀念	
——回忆与子谷同志相处之日... 关太平	(222)
二十、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	
——沉痛悼念陈子谷	
..... 庄江山 詹尖锋	(228)
二十一、诗人·战士	
——怀念陈子谷同志	李士俊 (234)
二十二、缅怀陈子谷同志	郭树新 (237)
二十三、战友的悼念	林焕平
宿士平 赖少其 陈 谦 陈松茂 邱苏达	(243)
二十四、尾声	(248)

一、童 年

万 爽

全国解放后，陈子谷才回到他离别30多年的出生之地——南澳岛。

这是一个与汕头市隔海相望的小岛。现在一幢幢小楼布满了海滩，人们普遍富裕起来，可是解放前岛上全是石头、盐滩。除镇长、保甲长和渔霸、盐霸外，几乎全是贫穷的盐民和渔民。岛上不长粮食，他们连红薯都吃不饱。盐民比渔民更苦一些，除了两肩一挑之外，一无所有，实在活不下去时，只有卖儿鬻女。

子谷的父母全是挑盐的，这对常年饥肠辘辘的夫妇却偏偏接二连三地生孩子，子谷是老三。原来他们已有两个儿子，现在又添了一口人吃饭，无奈只得卖掉大儿子，勉强维持了几年。子谷三四岁时虽然清瘦，却生得浓眉大眼、天真活泼，逗人喜爱，但在这样的穷苦人家，他只能是父母的拖累。

南澳岛常有人贩子往来，他们一到总有不少穷苦人家要求把自己无法养活的孩子卖到有钱的人家去。这一次该轮到

陈子谷了。

1950年陈子谷在杭州工作，经组织批准回乡探亲。一踏上小岛的海滩，他才记起那一天就在这里，他嚎啕大哭着被人强拉上一只大木船的情景。船上约有40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许多母亲站在岸上哭泣。还记得在那前一天的晚上，他在母亲身边玩耍，母亲含着眼泪说：“你还淘气，明天就要把你卖了。”

他怎么也记不起他在家时叫什么名字，也记不起父亲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的生日。对母亲，他多少有点印象。那是在他被卖后大约一两年，母亲去看他，却不能进门。他在门口看到母亲可怜的样子，十分胆怯地从厨房里讨了一碗米饭，她含泪吞了下去，什么也没有说。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母亲。什么叫母亲，什么叫母爱，都早已记忆淡薄，只依稀记得他有一个那么贫穷，那么可怜的妈妈，她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中的一个。

1935年，他写了一首诗：《捕鱼》，可以说是他心中的故乡的写照：

捕 鱼

我们生来就住在水边，
眼里荡着汪洋；
沙滩扶着我们的小屋，
稻草盖住泥墙。
木棚上撑着我们的鱼网，
地面涂个腥秽一片；
红头船是我们白日的家，

浮着的青山在黑棕榈的后面。
海水摇着我们，
饥饿下没了保障；
生命在浪头跳跃，
象鱼网里的鱼那样凄凉！

鱼担下赔去了儿子，
一生的辛劳换个骨枯腰弯；
网绳缠住我们的心，
船洞中透着刀尖；
舵桨是我们的掌，
裂痕被海水削遍。
赤裸的身躯剥去层皮，
我们，抬起了愤怒的头；
我们，将破网向大海抛去，
沉没了创伤，离开了渔舟。

（原载《诗歌月报》1935年第2卷第1期）

他好不容易打听到母亲住的那间破茅草房。母亲的两眼差不多全瞎了，饥饿已经使她起不了床，听说儿子来了，几乎是爬到儿子面前，痛哭失声，多少年的眼泪，恨不能一天流完。

她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已经分开过的二儿媳有时给她一点，有时也顾不过来。子谷到家的那天，她又是两天没吃什么了，见到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你

能给我买碗稀饭吗？”那地方穷，饭馆里卖稀饭，这就是穷人的享受。她一面吃，一面哭，还不停地念祷菩萨保佑，要不是儿子赶来，用不多久就饿死了。吃过、哭过，才叙谈起这曾经存在过的一家人。

原来，卖掉子谷后，父母又生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早已卖掉的大哥因养父打输了官司，叫大哥替他坐牢，结果病死狱中。父亲不到50岁就贫病而死，母亲无法生活只得把两个弟弟也都卖掉。四弟卖给一个小商人，长大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再无消息。五弟被卖到更远的地方，后来也被抓了壮丁，幸而这支军队在解放时投降，他才回养父家务农。

二哥是家中唯一没有卖掉的男孩，长大后勉强讨了老婆、生了儿子。正当母亲以为老有所养时，他却和其他7个渔民一起在一次风暴中葬身海底，撇下孤儿寡妻和老娘，若不是二嫂还能劳动，他们一家早就饿死了。

妹妹是幸运儿，父母怕女孩子受人欺侮，不肯把她卖掉，她长大后出落不凡，又认识几个字，被一个渔霸选中当他的弟媳。解放后这里成了海防前线，渔霸全家被遣往新疆，她自己带一个孩子生活艰难，也很少照顾母亲。

这个家除了一间破屋，一个半瞎的老太太，几乎一切都不存在了。子谷的到来，使破草屋一下子热闹起来。乡亲们陆续跑来看他，他那身旧军装和乡亲们的破烂衣服比起来，还算神气多了。他囊中仅有几十元预支的路费，却不得不这个三块、那个两块地都掏给了他们，最后连回程的路费都不够，不得不到广州去借钱。

1951年陈子谷调北京，享受供给制小灶待遇，他却一直吃大灶，省下几块钱寄给母亲，一直供养到她去世。不久子